



魂飞万里盼归来(书法) 夏振国

文苑精英

古代的西瓜联

王吴军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喜欢吃西瓜，在他的心目中，西瓜是“冰浆仙液”。据说，苏东坡曾经写过一副与西瓜有关的对联：“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传》，书往右翻。”这副对联写得幽默轻松，妙趣横生，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吃西瓜的洒脱情态，虽语言简单，却颇有情趣。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名叫蒋燕。有一次，几位客人前来登门拜访。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蒋燕拿出大西瓜招待大家。就在众人拿起西瓜刚要吃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客人说道：“暑天吃西瓜，岂可无有文字助兴？这样吧，我出一个上联，看看谁能对出下联。”于是，他略一沉思，说道：“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他的这幅上联用的是对联中拆字格的形式，将冻字拆成“东”字加两点，将“洒”字拆成西字加三点，非常巧妙。他的上联刚刚说出来，正在一旁的蒋燕接着说道：“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蒋燕用的也是拆字格，他把“切”字拆成“七”和“刀”字，把“分”字拆成“八”和“刀”字，而且和正在吃西瓜的情景非常吻合，对仗工整，语言生动，情趣盎然。因此，他的话音刚落，就赢得了众人的交口称赞。

新书架

《共和中的帝制》

杨颖莹

本书以民国六年，即1917年民国政坛为切入点，凭借作者幽默的行文，睿智的观点，将这段时间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包括作为一个当时弱小的国家如何选择一战开始时的对德立场，如何应对来自美、德、英、日等国的压力，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共和时代中国的不满从而希望有所补救等等。

对《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一书的第一章，作者张鸣详细阐述了民国初年中国政体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了社会面临两难选择：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还是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理念？

这一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的改革热潮，有着显著助益。

房间里，顾晓璐躺在床上睡不着，在心里猜测着经过今天白天的事情，欧阳剑会采取什么措施。忽然手机响了，是欧阳剑：“结婚登记记得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了，你家户口本在你那儿吗？”

“我爸打你那天，我就已经把户口本切过来了，够未雨绸缪的吧！你说我也三张多了，怎么弄得跟青春少女要私奔似的？”顾晓璐捧着手机，脸上洋溢着笑意。

欧阳剑语气一沉，说：“晓璐，有件事我来回想了半天……”

“晓璐，你愿意嫁给我吗？”

顾晓璐哪敢说“我愿意跟谁学的这恶俗桥段啊，但心里还是一暖。”

“说实话，这是跟学校里那帮孩

随笔

偶像是用来超越的

齐夫

刚刚仙逝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人们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身后有无数崇拜者，是许多作家的偶像。

著名作家莫言就是马尔克斯的忠诚粉丝。他说：“《百年孤独》我很早就读过，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读他的书，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读起来好像是马尔克斯在讲述我的故事一样。”他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2012年10月，莫言在瑞典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就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实主义”。

然而，马尔克斯大师也有自己的偶像。他最崇拜的文学大师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马尔克斯曾告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还有一次，马尔克斯对老友门多萨回忆说：“那是在大学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我读到了《变形记》。我至今还记得开头第一句，是

这样写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想，我姥姥不也这么讲故事的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小说写作手法产生兴趣的，当时我就立志要写出同样伟大的小说。”

而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使小说史迎来了新的纪元，成为一种全新的小说观念的先驱，尽管被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但卡夫卡也是有偶像的，他的偶像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尼采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尼采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都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他的室内挂着尼采的画像，枕边放着尼采的著作，将尼采视为神明。

尼采虽然心高气傲，目空天下，可他也有自己的偶像。他回忆说，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在旧书摊上购得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每日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他

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书中的内容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从此，他将叔本华视为心中的偶像，发挥并阐释叔本华的思想，推崇并宣传叔本华的主张，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忠实继承者。

历史就是这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许多偶像级人物在争奇斗艳，创新立异，并引领着文学队伍不断前行，推出新作品，开辟新境界。面对偶像，人们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匍匐在偶像脚下，永远仰视，无限崇拜，不敢平视；一种是先仰视，继而平视，最后可能是超越后的俯视。譬如马尔克斯就超越了偶像尼采，尼采则超越了偶像叔本华，而莫言正在超越偶像马尔克斯，文学事业就是这样，那些敢想敢干的有为作家，大胆站在偶像的肩膀上，崇拜，模仿，借鉴，创新，一代超越一代，不断推出名著，不断创新写作手法，又不断推出新的偶像，这样，才有了文化百花园的姹紫嫣红，满园春色。

别忘了，偶像不是造神之需，偶像是用来效仿，也是用来超越的。



湖畔春风(国画) 郭峰

眼睛

童年的弹弓

马科平

弹弓原本是原始社会一种狩猎工具，用于捕杀鸟类或野兔之类的小型动物，后来成为玩具，农村儿童爱不释手。虽然原始和简单，却让无忧无虑的童年充满了纯真和调皮的笑声，充满了无限的情趣和无比的快乐。

小时候，我村里的伙伴们都有自行制作的弹弓。木制的用柳树、槐树上呈等腰三角形的树枝做。铁质弹弓架一般用8号铁丝制作，先用钳子将铁丝折叠成一把手柄，上边分成一个U字形，两边的铁丝再折弯回来，找来自行车、架子车最好是汽车内胎，裁出两根长度相等的皮筋，剪块废旧皮带、布鞋帮做弹兜，在弓架上扎绑结实，一副弹弓便做成了。

我曾经有副好弹弓。架子在渭河堤上的树林里发现，看到那个榆树枝的时候，不粗不细，等腰三角形，我的眼前一亮，掏出小刀，割砍下来，截去多余的枝节，削了皮，一个白溜溜、亮闪闪的弓架便握在手里，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还

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将皮筋、弹兜绑好，压上一颗子弹，拉开弹弓，“嗖”地射出去，恍如流星，飞得很远，让人无比兴奋。

打弹弓，看似简单，其实技术含量挺高。狙击手可以依托现代科技，弹弓手依托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距离、角度、风向、光线，在一片模糊中实现精确打击，全凭感觉。子弹也是随手拈来大小不一、质量不同的小石块、瓦渣或者石子。

提高弹弓命中率根本方法就是多练。我与小伙伴们开始选择粗壮的树干、电线杆，短距离地练习射击，还邀请村里的弹弓高手进行指点，按照心到眼到手到、出手稳准快的要求，眼睛、手里的子弹、和攻击目标三点一线反复练习瞄准、射击。

为了练就神射手，天上的麻雀，地上的野兔，菜叶上的豆虫，树枝上垂下来的“丈地虫”（槐尺蠖），都是我们的瞄准对象，不用说还有不打就手痒痒的马蜂窝。这样玩弹弓的水平一天天提高，打的东

西也越来越小，距离也越来越远。

村子里的麻雀特别多，叽叽喳喳，一群群结伴而行，飞来飞去，田间地头、树梢、麦场、房檐、柴火垛到处都有它们的吵闹声，大有泛滥之势。小伙伴们如卫士一样，一副弹弓，装在口袋里，村里四处转悠，见到麻雀，掏出弹弓轻手轻脚躲在大树干的后面或残墙上，选择合适的角度瞄准，使出力气开打。麻雀虽贼，总有几个，在劫难逃。打下的麻雀，找个避风的地方，用泥巴裹糊，放在柴火堆里烧制，之后扒开热泥，雀毛被泥粘净，肉的芳香袅袅扩散，扑鼻而来，那香喷喷的滋味，永难忘怀。

玩弹弓的日子早已远去，乡村的广阔天地，大自然的怀抱，都属于童年的乐园，房前屋后、沟坎上、田野里、小河边、校园周围疯跑、追逐、欢叫的串串足迹，飘动着天真烂漫的背影，记录下了一串串可爱、开心和幸福，像金子一样静静躺在记忆的长河深处，徐徐生辉，闪闪发光。

观察杂俎

真正的光荣

陈碧蓝

冰心曾说过：“冠军，是暂时的光荣，是永久的束缚。”的确是这样啊，有些荣誉只是暂时的风光，只是表面上的风光。如果我们得到了它，同时非常看重它，那么它就会像绳子一样牢牢地捆住我们了。这就好比一个富人身上带了很多银子去过河。到河中的时候，船不小心翻了。富人一下子掉入了水里，但他却死死地抓着银子不放手，正是因为银子太多，所以银子带着富人永远地沉入了河底。所以在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看重荣誉了，因为可能一不小心这像银子一样的荣誉就会把我们沉到河里了。我们需要知道，冠军的确光辉，但是却也能束缚住我们的手脚。

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和地动仪，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科技水平。但在封建社会，科学创造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被看作是“奇技淫巧”“屠龙之技”，是“不务正业”，所以张衡在仕途上不仅没有被提升，还一度被降职。于是一些人嘲笑和攻击他，说他“与世殊技，因孤求是”，以致“辄积年不徙”，“去史官五载而还，非进取之势”。张衡不但以为不以为意，还写了题为《应闲》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说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有力地对流言蜚语做了回击。作为一个君子，张衡担心的不是地位的高低，而是自己是否有德行，担心的是自己的知识是不是广博。正如《老子》中的话：“君子重其实，不重其华。”我们应当明确自己的荣辱观，应当看到事物的本质。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是代表当时最高的水平了，可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所以他的成就得不到重视，反而是受到了当时一些人的耻笑。张衡并没有听到这些耻笑他的话后就变得灰心，变得不思进取了，因为在张衡伟大的内心，有着这样的明悟，真正的光荣是德行的崇高，这才是正确的荣辱观。

培根曾说：“荣誉就像河流，轻浮和空虚的荣誉浮在河面上，沉重和厚实的荣誉沉在河底里。”真心是会沉入水底的，只有轻飘飘的树叶才会浮在河面上。我们应当去看本质，应当明白，真正的光荣并不是表面的风光，真正的光荣是一个人的内在是否伟大，一个人是否对社会做出了真正的贡献。

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视名利淡如水，面对各种各样的赞美和夸奖，她说：“我在科学上不过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当一位记者问她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有何感想时，她说：“大家都在为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高兴，我也是一样感到高兴。”记者说：“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您做了精心实验，才使‘李一杨假说’得到了证实，您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她平静地说：“我不是为了得到荣誉才去做实验的。”她表示不过是帮了李政道、杨振宁“一丁点儿忙”。吴健雄的内心是谦虚的，她把自己伟大的贡献只看作是有了小小的一点成绩。正是因为她这样的谦虚，这样的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足，不安于现状，她才会做出成功的实验，她才会之后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吴健雄说，她不是为了得到荣誉才去做实验的。这就是她的荣辱观，她的荣辱观并不是为了得到荣誉时的那种光荣而去做事，她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能对他人的事业有所帮助，能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贡献而去行动的。视名利淡如水，对自己的事业不满足，这正是吴健雄的伟大之处。

乡色旧

釜底抽薪计

牟军

东汉末年，曹操和袁绍在今郑州市中牟县的官渡进行决战。当时，袁绍有数十万大军，曹操据守官渡，只有两万多人马。两军兵力悬殊。曹操命令主力摆开渡河架桥。袁绍怕后方受敌，迅速率主力西进，阻挡曹军渡河。谁知，曹操虚晃一枪，突派精锐回袭，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和文丑。袁军将士垂头丧气，但是袁绍不肯罢休，一定要追击。

袁绍命令将士进军，一直赶到官渡。曹操的人马也早已回到官渡，布置好阵势，坚守营垒。袁绍就吩咐兵士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筑起高台。双方在官渡相持了一个多月。日子一长，曹军的粮食越来越少。但是，袁绍的军粮却非常充足，他派大将淳于琼带领一万人马运送军粮，并把大批军粮囤积在离官渡四十里的鸟巢。

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奔曹操，曹操在大营里刚脱下靴子就寝，听说许攸来投降他，高兴得光着脚跑出来。他拍手欢迎许攸，并说，您一来，我的大事就有希望了。当时，曹操军营里的粮食只能维持一个月，许攸说，现在袁绍有一万多年粮食和军械，全都放在鸟巢，淳于琼的防备很松，您只要带一支轻骑兵去袭击，把他的粮草全部烧光，不出三天，他就不能支支了。

曹操立刻把曹洪等大将来，吩咐他们守好官渡大营，自己带领五千骑兵，连夜向鸟巢进发。他们打着袁军的旗号，沿路遇到袁军的岗哨查问，就说是袁绍派去增援鸟巢的。袁军的岗哨没有怀疑，就放他们过去了。曹军到了鸟巢，就围住鸟巢粮囤，放起大火，把一万余粮草，烧得干干净净。正在官渡的袁军将士听说鸟巢起火，非常慌乱，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带兵投降。曹军乘势猛攻，袁军四下逃散。曹操与袁绍征战，正面交锋，曹操可能无法击败袁绍，曹操巧用釜底抽薪之计，烧了袁军的粮草，断了袁军的根本，因而大败了袁军，是非常高明的。

釜底抽薪是三十六计之一，语出于北齐魏收的《为侯景叛移梁朝文》：“抽薪止沸，剪草除根。”水烧开了，根本的办法是把火退掉，水温自然就降下来了。

连载



大丈夫

这个突发事件让晓璐有些焦躁，僵硬地笑着说：“能不能通融一下，反正该有的信息身份证上都有了，您先给我们办了，回头我再拿户口本来给您看？”

办事员说：“对不起，我们必

须得核实原件，要不然您回去找找，找到了再来！”

看着急躁的晓璐，欧阳剑客气地对办事员说：“同志，确实是我们疏忽了，毕竟我们都来了，您通融一下好吗？先给我们办了，我们马上回去取，今天就能补上！”

“那不行，这是规定，不然我们没法核实身份，婚姻大事可不能儿戏。”

晓璐的火一下子蹿上来了：“什么叫儿戏啊？俩大活人在你面前站着，还能有假吗？有什么可核实的？”

办事员依然客气：“您别激动，是不是本人得看户口，我们这儿出过冒名顶替的事儿，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欧阳剑拽了晓璐一把，她甩开，跟办事员较上劲儿了：“你这意思我是冒名顶替的？你给我说清楚了，到底谁是冒名顶替的？什么年代了，都办事能有点儿效率吗？没户口就不能结婚了？凭什么？今儿我还非结不可！”

看着晓璐有点撒泼的样子，欧阳剑拉住她，让她冷静点儿。办事员也终于不耐烦了，说：“您

冲我嚷嚷也白搭，规定就是规定，您不服气跟法律理论去。后面还这么多人等着呢，您别影响我们工作。”

俩人一回头，后面好几对新人都用怪异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有的还悄声议论着。晓璐脸上也挂不住了，负气扭头去了登记处。

欧阳剑一边赶紧给办事员赔不是，一边收拾材料，拔腿去追晓璐。

晓璐的无名火无处发泄，看着追上来的欧阳剑，就迅速把火气转移到晓璐的身上。怪他刚才没帮忙，怪他早上没打电话提醒自己也检查户口本，等等。一阵无理取闹，欧阳剑只能陪着性子哄。

晓璐对晓璐说：“您别激动，这件事看得很重，遭此意外，情绪有点儿控制不住，一箩筐话倾泻而出；我们班二十多个女生就我还单着呢，就剩我一个了！给人当伴娘当十几回了！现在同学聚会都成我的批斗大会了，一桌子人围着问我，晓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我心里着急，人家都离婚又复婚了我还单着呢！我晓璐条件也不差吧，凭什么人家都幸福满满，我结婚就

不成啊……”

她越说越激动，一向强势嘻哈的晓璐，这会儿把压抑在自己心里许多从不肯外露的怨念，全倒出来了，在欧阳剑面前自说自话地发泄着。

欧阳剑没有说话，凝视着晓璐，安静地听着。

“在外面憋屈也就罢了，回家还得受气，我爸催完了我，我妈催完了我，连任大伟那个王八蛋都敢催我！我嘴上说不想结婚，怕给拴住，可谁不想成家啊？我也想身边有个人知冷知热、嘘寒问暖，你说我得罪谁了？为什么想结婚就这难？”

终于，晓璐这一梭子子弹打光，弯腰下来喘口气。听了这席话，晓璐的内心一阵翻江倒海。看着晓璐气顺了一些了，欧阳剑才开口：“晓璐，我觉得我们俩都该冷静一下。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你还是你吗？我还是我吗？我们竟然打算背着你父母把婚结了，这算是干什么事儿！这段时间，支配我们的不是脑子，而是强烈分泌的肾上腺素。”